



认识与解析

郭志杰 著

认识与解析

郭志杰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Haixia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认识与解析/郭志杰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80719-655-6

I. ①认… II. ①郭…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7429 号

认识与解析

作 者 郭志杰
责任编辑 任心宇
编辑助理 刘 炜 林丽娟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网 址 www. hx-read. com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3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6. 875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19-655-6
定 价 15. 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 1 黄文山散文的自然观
——读《四月流水》《旅枕无尘》
- 39 诗，在看见与看不见之间
——读伊路诗集《看见》
- 49 诗永远在海上
——读蔡其矫诗集《醉海》
- 61 爱的情感“日记”
——读楼兰的爱情诗
- 74 极简的美学追求
——读《王勇诗选》
- 83 蔚蓝色天空下停留的爱情
——读小山的《那拉提诗篇》
- 91 内在的宏阔与悠远
——读刘伟雄组诗《大漠》
- 94 情感与自然的联袂
——读林秀美的诗

- 100 “桃花”意象,粉红色的乡村记忆
——读白云的诗
- 106 日常化幽默化的诗性空间
——读顾北的诗
- 111 味觉的诗意拼盘
——读欧逸舟的《厨娘日记》等
- 119 第二自然的符号
——浅评林秉杰的诗
- 122 蝴蝶昭示的诗的远景
——读罗唐生诗集《乡村:1968—1978》
- 128 闽东诗群,共同的差异
- 135 晋江的“诗歌现象”
- 141 土与火的艺术交汇
——《福建民间木雕》《福建石雕艺术》述评
- 159 试论林任菁的工笔花鸟画艺术
- 179 诗化的高清电视艺术
——论福建省首部全国获奖高清电视作品
《山水情缘》的艺术特色
- 189 两岸框架内的选题开发
- 197 编辑学,不同门类的细化研究
- 204 福建文学期刊的“海西”构想
——关于海峡两岸合作办刊《两岸文学》的初步设想
- 209 文学刊物与“星光杯”诗配摄影的编辑

黄文山散文的自然观

——读《四月流水》《旅枕无尘》

文山的山水散文除了对艺术与美的追求之外，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已渗透在他作品的内核，那就是对自然的态度，也就是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对一个作家来说，不是可有可无之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观等同于世界观。这一观念在其心中占据的分量，势必影响其艺术成就的高低；因为一位作家的成长，也许更重要的是思想的超拔。如果对自然、对世界的看法本身就很肤浅，甚至流于平庸，以至构成与自然的对立，这样的艺术水准即使再高，也是值得怀疑的。

文山是以另一种方式探索自然的神秘，当然，这种方式不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而是从人文的角度，即从心灵的内部展开；这种探索并不指向实用性，而是基于一种认识，一种体验，即从自然的认识中认识生命，从生命的认识中认识自然；这一互不拆散的联结，旨在一种更高意义上的返回，即返回到生命的原初，以此重新找回自我，这就是寄寓于自然之中的本真。

因为生命的源头，从敬畏自然、崇拜自然开始，但仍会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下去，散文就是一种特别的延续方式。这种方式是以对自然的关注和崇拜为宗旨，在文本中体现超越自然

层面的更深广的寄寓，那就是自然是生命之神，是心灵的依仗，谁也不能以其他的方式代替，自然是生命存在的基础，是生存最大的背景。

文山看待自然万物，如同看待生命本身一样，我觉得，这绝不是简单的拟人化手法可以归结的。它是一种观念的体现，一种精神的集聚，一种意义的载体。万物与生命同根，生命与万物共存，人首先必须摆正与自然的关系，摆正了这一关系，就等于站稳了自身。人只是偌大自然的一分子，人的渺小体现在自然的大背景上。

对于宇宙而言，有限的生命可望而不可即，因为空间实在太浩渺了。唯有自然才是生命现实的宇宙，它蓬勃在我们脚下，涌动在我们周遭，如同空气一样，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它的搂抱之中。不管它的强悍与懦弱，宏大与渺小，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元素。自然本身就是生命的大汇合，活力的大拼盘。所以应该这样肯定，是自然维持和支撑着生命，不是生命支撑着自然，人的改天换地的举动，无法改变自然的本质，自然仍永葆固有的形态。正是这种固有的、不断循环发生的动态反应，维持着生命最基本的平衡。离开自然提供的一切，人片刻都难以生存，岂能走得更远？

一旦把自然看作生命本身，存在的一切都变成动态的可感应物，甚至是充溢着思想的群体，凝结着情感的胚胎：“身量苗条的木兰还斜倚在粗犷的酸枣树上，那一份缱绻缠绵之情，让人怦然心动。”（《万木林》）我们不能将其简单看作人的情感对自然的移植，若本着这种心态，自然就变成了虚幻的想象物。自然是具有精神的，这种精神应与生命始终处于同一坐标上。

把自然看作生命，甚至将其建立在与人同等的位置上，才能与自然建立起和谐的关系。这种对自然的生命化、情感化的体验，并不是虚拟的声张。自然本该就是生命的体现，情感的汇聚。人这一生命主体，仅仅隶属其中的一部分，尽管生命的产生是自然一次质的飞跃，或者说是根本性的转变；那就是赖以产生的自然的全部，必须用生命来支撑。自然意味着生命的蓬勃，相互的分享。假如人是最大的奇迹，更是自然的成果，所有的伟大与渺小都囊括于其中。失去自然的扶助，一切的荣耀都撑持不住。假如说，生命是上帝的创造，这个上帝就是自然的化身。因而，任何凌驾自然之上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在这里，文山对自然所凝聚的情感，并不故弄玄虚，这是他心中的彻悟；唯有对奉献万物的自然心怀感恩，才有这心境的明澈：“小桥流水，衬着几重浓淡相叠的山影，像是一幅富有墨趣的宋代山水小品。一只窄窄的竹筏，悠悠地进了画面，好像不是水，而是那层淡淡的雾气托着它。筏上站着一个穿蓑衣的渔人，斜咬着一只竹烟管，凝然不动。筏梢，歇着三四只鸬鹚，懒洋洋的。竹筏、渔人、鸬鹚，都在雾气中溶入溶出。”（《流水依依在廊桥》）对自然的膜拜，也许是他心中最大意义的跟随。文山心中的神，就驻扎于此。

生命一旦入土，就化为自然。自然不死，生命也就永在：“他是不会寂寞的。在他的墓旁一定有很多杜鹃花。晚风吹起的时候，那拱绕着他的枝枝叶叶，便会和他祭语。春天，猩红的花瓣织满了一面山坡，老远，就能看见这象征着不屈生命的花，真正的生命是不死的，它总会以别的形式存在。”（《不死的生命》）

在这里，自然不仅可以欣赏，同时也是可以寄托的另一种

生命形式。一旦与生命形成默契，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透明。自然是值得依赖的朋友。善待自然就等于善待朋友：“他觉得只有这座山冈能理解他，就像他知道它的全部秘密一样。关于他想说些什么，自有那条多情的小溪，它唱出大山不屈的生命，唱出自己曲折的行程。”（《秋之曲》）

假如说人类的精神是生命的花朵，那么，自然的精神肯定是自然的奇葩，是自然最高、最灿烂的绽放。自然遍布着花朵，花朵作为一种植物现象，它的存在本身就合乎自然的逻辑。最高的花朵意味着对实体的超越与凌驾。自然的精神是生命的一种发现，从自然的物质现象之中探就精神现象，意味着从中获得最有价值所在，意味着自然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还给予我们从物质中透露出的无形的光辉，这就是精神的、永存的价值，它是物质的升华。

自然与精神的共同作用，体现人对自然的有机认识，而不仅仅是现象的感知。当这一认识抵达一定深度，才赢得自然真正的赋予，同时，自然也获得有识的目光。将自然与精神紧紧捆绑在一起，这样，就不会因为强调一种现象，而疏远更高的存在，任何分离的做法都有失客观性。探索自然的精神，首先应将自然当做生命来看待，唯有生命才焕发精神，否则精神是具无实体的空壳。万物产生于自然，在自然博大的躯体上，肯定有股统摄万象的精神引领着，否则存在的一切就不会如此井然有序，四季就不会如此富有节律。

人们喜好从书本上接受人生，让那种启示停留在概念的阐述上，缺乏可比照的完整意义，因而，给人的教育十分有限。对精神的探寻还应从自然中寻觅，因为它给人的启示不是说教，对生命有着心灵的契合与感应，那一内在的互通性无时无

刻不伴随生命的全过程。只因自然给我们立足，我们才拥有一切。它精神的光辉是立体的闪烁，体现于自然中的精神是生命永恒的宝库：“可是当你气喘吁吁，腿脚颤抖地从洞口爬将出来，却又惊喜地听导游小姐介绍附近乱石丛中那一个险象环生的螺丝洞，武夷山准确无误地告诉你，何谓人何谓人生。”（《武夷三味》）在这里，文山用了不容置疑的字眼，包含着作者的用心，意味着一种永不动摇的确信。

裹挟于自然之中的精神，对于渺小的生命来说，无疑是享之不尽的食粮。人与自然相依相傍，特殊的环境造就特殊的人。有时逆境是自然有心的布局，让生命从它表面的暴戾与狂野之中，体验着另一种造化，从中得以磨砺，并通过抗争这必由之路赢得内外在的完整。当然，这种抗争，并不是有意树敌，自然从不设防。自然只有朋友，没有敌人，自然的变脸仅仅是其性情的一种外露：“我看到，你灰漠的面孔，焦渴的嘴唇，被岁月磨勒得如此深陷的皱纹密密地爬满你的额头。你赤裸的身子忍受着烈日的炙烤，忍受着朔风的撕咬。无穷的苦难，无尽的等待，你唯有默默无语。”（《初识祁连山》）

对自然的态度折射出人生的态度。我们感恩自然，不仅在于自然无私的赐予，同时因为受惠于精神上的馈赠。但这一馈赠的方式，需要生命主动的参与，内在的默契才能接纳：“抚摸着一棵棵树身，你会觉得那是不平常的树，它们都是一个个有灵魂的巨人，伟岸，飘逸，博大，从容，在它们面前，谁都会被这样一种大气度、大涵养所折服。不用说个人的些小恩怨，即使是躁动一时的风波，也不过是从它身边飘逝的一缕云烟。”（《一方水土》）大自然足以给予我们更多精神上的滋养，就看生命的造化与磨合的深浅。

人和万物一样，都是在自然的躯体上产生演化的结果，人的意愿任何时候都不能背弃自然这一磁性，独来独往。生命的逍遥游终归源于自然提供的自由通道。如同生命的行动有它的目的，自然也贯穿着目的，这一目的是自身的结果。如同果实是植物的目的，在自然的企图里，还包含着另一层面的终结，这一终结美丽且无形，需要生命用另一种感觉予以洞见，那就是精神的指向。

但精神不可能摆脱物自身而独自发现。自然广泛的存在是精神取之不尽的源泉。把自然不仅看作生命，同时看出内心之时，对自然的认识又抵达另一个层面，因为这种认识已从表象进入内质，唯有内质的认识才是核心认识。自然的表象众多是明摆的，只要具备一定的视觉，谁都能轻易捕捉得到。但这种停留于面上的捕捉并不是真正的体验，其感觉并不纯粹、并不真实。自然在这个人身上产生如此的感觉，在其他的人身上不一定获得共鸣。自然对每一种造物都是平等的，氧气弥漫空中，让每一个人呼吸，水流溢江河，让每一生命饮用，但这最基本的赋予，并不是人人都体验得到。真正的体验是一种从内到外的立体的展示，失去那种本真的进入内质的感觉，就无法获得真正的感悟：“云气越来越浓，山也罢、树也罢，仿佛振袂欲飞，不过千万不要着急，这是云在酝酿情绪。云是很认真的，你得有耐心。”（《云中读松》）

在自然万物中，心灵的活动无处不在，它是隐秘的，不是公开的，但却是生命的无数亮点。生命一旦摸触到其中的光泽，如同看到自身的轮廓，精神的存在经由对事物的感知得以更充分的体现。我们可以找出千万种理由，证实从自然的躯体上获得内心的企盼，因为这种企盼已变成现实可以捕捉的微

笑；唯有自然的构成具备这一美丽的观赏性，它让隐伏于人的内心的种种冲动，有了可以寄寓与宣泄的通道。因为，企盼在这里找到可以延伸、可以抵达的分支，获得信赖的对应：“于是，佛界与凡界的联系，便系于那或长或短、或平或陡、或藏或显的台阶上，而台阶总是告诉人们，向佛，便须向上；向佛，便须不避辛苦。漫漫的阶程，足以让人潜心回首往路，并任由汗水洗尽身上的万千烦恼。”（《清水岩记》）

自然不仅提供给我们居住的方寸之地，还提供生命赖以生存的滋养，并竭尽其固有的能量，渗透于我们的机体之中，让我们渺小的身体无不充溢着自然的影响。自然作为一种精神的实体而存在，自然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精神。体现在自然身上的种种品格，足以让人学习一生。自然的启示，比任何启示都更具说服力，因为它是行动的客观：“雪的品格真让人崇敬。雪不独个占着一方地盘，旧雪每每敞开胸怀，迎接天上降临的新伙伴。于是，新雪压着旧雪，后来者总是居上，最下面的雪早凝成了冰，面上的则是粉嫩的新雪，也许来到世上不过几天。这雪白得洁净，白得让人心疼。”（《三月关东》）

人对自然的关注与投入，不仅没有降低人的价值，反而经由与自然的交融，更全面地认识自身。因为对自然的认识，不仅是对周边的认识，而且是贯穿生命本源的认识。对自然常葆不变的好奇心，是心灵健康的标志，因为自然不会衰老，不断勃发的活力不仅给生命带来巨大的原动力，同时刺激着心灵在向自然的学习中日益丰盈。

人一生的教科书都贯穿于自然之中，即便许多经验是从书本之中撷取，但它无不包含自然提供的各种滋养，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自然的深奥本身就是一本续写不完、探讨

不尽的文本。若追本溯源，精神的发现首先源于自然的开眼；精神这无形的存在若抛离有形物的映衬与反照，就失去存在的理由。而精神本身就是在物的基础上的发展与完善，是物质世界开辟的结果；物质世界也从精神世界的微光里，看到焕发的容貌，这就叫反观自然。

人的心情是个复杂的产物，人的喜怒哀乐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发生，肯定有个对应构成，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人的内心有山水，自然才有鸟鸣。自然的山水一旦存贮于人的内心，人的内心免不了受到濡染，并从自然之中获得另一种力量。所以“物及于心”并不是一般的动态过程，是两者相互拽动、磨合的结果，若物动，心不动，物象的表演徒具空壳。“在每一块巨岩与地面接触的凹陷处，都密密麻麻地被插上一根根细细的小树枝，当地人说是为大山撑腰。这真是一个大胆而美丽的想象”。（《通天岩记》）人的愿望是个奇妙的混合体，它看似无形，隐遁于内心深处，但又很善于与存在结合为一体，经由物象表达出来；这种行为看似简单，显得过于夸张，但却足以成全人们内心的企盼。一旦达到这一目的，其他的一切都显得不太重要：“他们是为了人间的苦难和欢乐、理想和期待而生，他们脚下从未熄灭的袅袅香火说明了这一点。”（《通天岩记》）在关注自然的同时，生命也获得自然的首肯。

同时，自然因为与生命的联结，变得不再单纯，它因生命扩大了自身；但对生命来说，认识是扩大自身的有效途径。生命融入自然，就等于渺小融入了旷大，变得不再渺小，自然给生命带来的是群体的浩大与行动的方式。于是，我们学会走进自然，有的是用心走进，有的是用感官步入。心的走进，不仅是对自然的敬慕、认同、接纳，同时，让自身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形成高度的契合。感官的走进，只图一时的兴奋与刺激，纯属观光式的浏览，这样的感受，绝不是以参与者的姿态出现：“一坐上竹筏，就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自然，也就没有了狭窄和窘迫的感觉。那当是一种心灵的放生。”（《与一条小溪结伴同行》）将心灵的放生与坐竹筏连在一起，一种是有形的追逐，在自然的旷野；一种是无形的驰骋，在心灵的草原。

世界充满着矫饰两面性，唯有自然保持本真、古朴的状态。人性应从自然的学习中获得至善至真的体验；这种体验不是说教式的，而是一种生命对另一种生命的渗透与感应。精神对自然的感应无处不在，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的挺拔直至枝繁叶茂，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它的庞大根系上。自然滋养着精神，用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生命经由自然那广大的途径，汲取其给养。这种给养看不见，摸不着，它的存在乃是被精神之力化解于自身的深处。因而可见的自然与真实的自然是两种概念，真实的自然是内外完整的形态，可见的自然仅仅是一种表象，认识可见的自然仅仅是认识自然的第一步。

自然的存在还体现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之中，过程包含着目的。探讨自然物的过程，就等于关注生命的历史。自然的过程如同生命一样拥有它必经的每一时段，而每一时段所呈现的，肯定不一样，也不可能一样，过程本身就形成差异。自然的目的纯粹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这是必然的趋向。这目的性十分清晰的走向，包含着一种深刻的意味：“他们在两条泉流的交汇处分手，各人将循着一道流水走向自己的村庄。女孩却伫立不动，默默地俯视喧嚣的溪丛。他翻身一看，不由地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两股款款而来的溪水，像是有着某种默契，在它们汇合后，忽然一改温柔之姿，呐喊着直奔谷口，接着蓄势一

跌，从高高的石崖跃然而下。”(《溪之程》)

自然这种有目的行动，是存在的必然：“那纷纷扬扬有如疾风骤雨般的落叶之声带着一种透骨的凄凉卷过森林，我知道，那不是风的缘故，而是冥冥之中一个生命的指令，不容许有任何犹豫。”(《万木林》)当一种生命完成了它一生的计划，进入最后的仪式，自然从不坐视不管，从不冷漠视之，风的行动就是一种有力的佐证。它的催促与行动，将这一过程酝酿得具体而又壮观。因而，自然物种的存在并不是单方面、摒弃外来的“独来独往”。它的萌生与终结，都离不开自然广泛的参与，自然内部有一条永不背弃的共同机制。

对于有限的生命形态，若存在一个外力推动的话，这一源头应来自自然，自然不仅拥有纷呈的万象，还有一种看不见的循环，在无形之中作用于生命，而自然神秘本身就是无法触摸的力，不断对存在产生推操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是力的聚集地。这存在于其中的无所不在的推动力，是自然赖以生存的重要因素。人的肉眼难以接触，但却无处不在；人的知觉无法深入，但却是整个自然的“神经元”。因为存在的发展必须以力的推动为保障。事物自身的发展就是向上高举的力，向外投射的力，不断宣泄的力，把握了力就等于掌控能动的自然，自然是能动的结果：“深邃、湛蓝的天穹和广袤、皓白的沙滩之间，哗哗涌来黑色的浪涛，阳光抑或目光，令大海变幻出橙红、金黄、银白、深黛各种色彩，交响乐四起，波浪的优美律动，会使你感到，整个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世界都在同一个强大的旋律里起舞。这或许就是宇宙力吧！”(《风里浪里海坛岛》)波浪的存在是大海常见的现象，当风将其内在的能量赋予在它身上的时候，波浪的现象就出现了。波浪是海的精神的外溢。在

自然物身上起作用的不仅是自身的力，还有外在的力，即物与物间相互关联引发的作用与反作用。从某种意义说，力显示自然统一的意志，凝结在自然物身上无所不在的力，是精神的内敛与外溢：“春天，云封雾锁，鸟兽潜踪；夏天，山雨骤来，千峰随暗；秋天，霜风似剑，蓬断草枯；冬天，大雨满山，野径俱灭。每一种自然力都在它身上刻下深深的印记，磨砺着，雕塑着它独特的性格。黄岗山就在这大自然粗犷的抚爱中怡然自乐。”（《黄岗山记》）

我们坚信：不管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既然生命纯属自然的创造，我们应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自然的造化。因而，将自身凌驾于自然之上，是不自量力的表现。但遗憾的是，社会越是发展，人们越是远离自然，甚至与自然发生严重“脱节”。正因为此，越是激发人们寻求另一彼岸的动机，这一热切很难消泯，因为生命本来就依附其中。在人与自然之间所形成的任何屏障，都是人为的结果。因而，现时最需要的是一座桥，一座连接生命与自然之桥，沟通现实与精神之桥。这样的桥，不仅作为实用的架构存在，同时作为精神的导引、精神的过渡而存在。从喧嚣的现实抵达宁静的一隅，实则就是指向精神的进发：“只是谁能想象，这如同母亲一样温柔的溪水也曾那样失常地狂暴过……而古桥历尽风波，依然屹立在溪流中。那微弓的桥拱，让人想到一副坚强的脊梁，那飞翘的身姿，让人想到一颗高尚的灵魂。”（《流水依依古廊桥》）

在人与事物之间，文山总是设法与自然搭上关系，这并不是人为的强加，人与自然的联系本应是千丝万缕、世世代代的维系。由于社会的发展造成不断的舍弃与破坏，让这一意识变

得淡薄。现在有必要设置一座具体而实在的桥，为这固有的连接提供通道，无疑这也是个伟大的中介：“在我的心目中，它绝不是一座普通意义的桥，这是架于人和自然之间的通途，从人间的喧嚣浮躁，走向大自然的静谧、平和，非有一座桥梁不可。”（《茫荡山随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座桥并不是单纯的撑持，它已成为人与自然的一双臂膀，一个永远的结。

“只要不是阴雨风雪天，这七八位老人笃定在同一个时刻来到同一处墙边晒太阳。而且，他们总是按一定的排列顺序次第而坐。无情的岁月不断地雕刻着他们的容颜，但多少年来，他们总是保持着一样的姿势，一样的表情，即使其中的一位悄然辞世，他（她）的位置依然被神圣地保留着。”（《茫荡山随笔》）文山敏锐地捕捉到这帧照片的不同寻常，捕捉到这一形态的人生意味。他们无语，如同森林的沉默，他们一个挨一个都已饱经沧桑，如同树木一株挨着一株。生命与自然产生如此和谐的对应，远远超越任何言语的表述。换一种说法，那些凝固在相片上的老人，已构成生命的另一片森林。自然对生命的渗透，或生命向自然的学习，都趋向同一的造化，那就是生命从自然中得以提升，获得新的境界，即生命的自然化或是自然的精神化。

当生命在某个时段，进入相似的植物状态，这并不仅仅是意识的催化作用，而是自然的有机作用。自然的启示耳濡目染，渐渐形成他们行为的一种方式，这一方式的美在于，生命与植物在相互的对应之中，已罗列成一种强大的方阵，如同神圣的壁垒，谁也难以撼动其根深蒂固的布局。我们可以把这一种不断延续的日常行为看作外力推动的结果，因为贯穿于这一细节之中的行为本身就恰好对应于一个熟悉的空间域——